

少年大·奇幻

我是灰鸟



有一张怪脸



葛冰 著

WOSHAN
WOSHAN
CHUANGWAIYOUYIZHANGOU
CHUANGWAIYOUYIZHANGOU

少年儿童出版社

窗外有一张怪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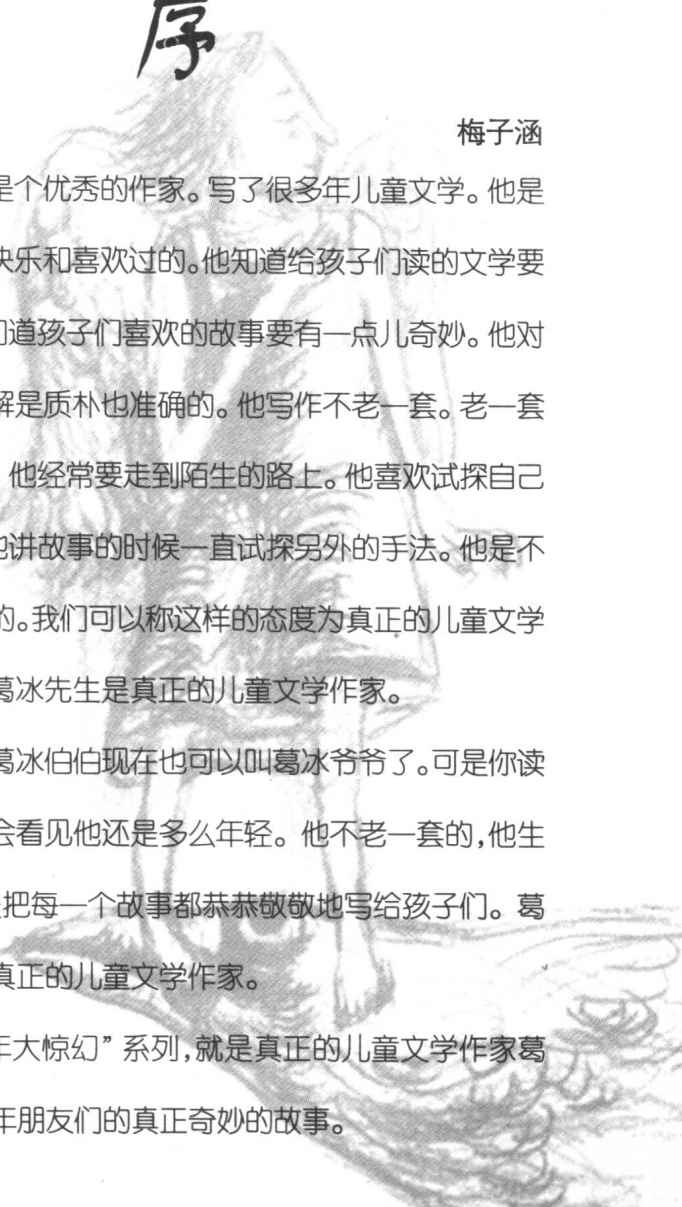
FACE SUPRISE

我是灰鸟

葛 冰 著
沈振明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梅子涵

葛冰先生是个优秀的作家。写了很多年儿童文学。他是让很多的孩子快乐和喜欢过的。他知道给孩子们读的文学要讲故事。他也知道孩子们喜欢的故事要有一点儿奇妙。他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是质朴也准确的。他写作不老一套。老一套就是故伎重演。他经常要走到陌生的路上。他喜欢试探自己有没有生机。他讲故事的时候一直试探另外的手法。他是不只顾自己兴奋的。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态度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态度。葛冰先生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葛冰叔叔葛冰伯伯现在也可以叫葛冰爷爷了。可是你读他写的故事会看见他还是多么年轻。他不老一套的，他生机勃勃，他还是把每一个故事都恭恭敬敬地写给孩子们。葛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这套“少年大惊悚”系列，就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先生写给少年朋友们的真正奇妙的故事。

入

窗外有一张怪脸

一、湖里的黑眼睛

二、雨夜中的冷藏车

三、暗蓝色的窗帘

四、柳树下的阴影

五、恐怖的夜

六、绿色的骷髅

七、窗外的怪脸

八、可怕的咆哮

九、尾声



一、湖里的黑眼睛

这天下午，我到公园里去捞鱼。

所谓捞鱼，其实就是用一块纱布和几根铁丝折成一个网子，里面再放上几块鸡骨头，放到水里，就等着鱼上钩了。

我在湖边转来转去，总算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这个地方很不错，湖边长了不少芦苇，还有一棵大柳树斜伸到湖里边，树阴浓浓的，坐到树干上就可以钓鱼。

我坐在柳树干上，正哼唧唧地胡乱哼着歌子，突然听到下面有“窸窣窸窣”的声音，低头一看，是个八九岁的男孩儿在湖边采苇叶，他手里已经采了一大把苇叶，一片更长的苇叶长在湖水中。

他伸出手去够，还差一点，便使劲往前探着身子。

糟糕，他歪到河里了。没想到湖水会这样深，一下子就没过他的头顶。

男孩儿在水里扑腾，乘头露出水面的空隙，拼命地喊：“救命！”刚喊半句，他的头又没到水里。

水里翻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男孩的头又露出来，使劲伸长脖子，仰着脸，那双眼睛显得特别黑。他看见我，黑眼睛里露出乞求的目光，拼命喊：“救——”湖水又将他的头吞没了。

怎么办？我下去救他吗？可是我也刚刚学会游泳，并且只会一种极其简单的、不正确的姿势，被别人嘲笑说是小蛙蹬腿儿。

我一只脚刚伸到水里，湖水立刻没过我的膝盖。我的身子一下子向前歪去，我急忙抓住了身后的一把柳枝，才总算站稳了脚跟。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白浪花在我前面两米远的地方翻腾，露出两只手和一绺黑色的头发，那男孩儿仍在苦苦挣扎。

我应该去救他，哪能见死不救呢？

这样想着，我又下到水里。可我的双脚刚一落下去，就完全踩空了，身体忽悠悠地向下沉。我拼命用手拍着水，双脚乱蹬，才又飘起来。我用双手划水，向前游，速度虽然很慢，可离黑眼睛男孩儿越来越近。

翻腾的浪花里咕嘟嘟向上冒着水泡，涌起的水波都冲到了我的鼻子里，我呛了一口水，鼻子酸酸的，眼泪都快流出，手脚也有些不听使唤，身体直往下沉。我的胳膊使劲乱挥，总算漂浮起来了。

黑眼睛男孩儿那只手臂就在我前面一米远的地方，从水里伸出来，拼命地抓。

眼看我一伸手就可以够到他了，可不知怎么回事，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别人说过，从水里救人，得掌握一定的方法，否则会被溺水的人死死地抱住，两个人一起淹死。

我胆怯了。

我眼前的波浪突然显得特别的大，黑眼睛男孩的两只手也好像抓得特凶。

我救得了他吗？别连我也一块儿被淹死？

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想往回游。我后面有“扑腾扑腾”的打水声。我歪着头，瞥见那男孩的脸又露出了水面，他好像使了很大的力气，也只露出了一半脸。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那是一种露出异样眼光的眼睛，有些哀求，有些惊异，又好像有些怨恨。那是一双特别黑的、亮亮的眼睛。

我被看得慌慌的，急急忙忙地说：“我回去叫人，马上来救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黑眼睛男孩的头又沉了下去，水里咕嘟嘟地冒起了一串串水泡。

我慌乱不堪地往岸上游，总算抓到了岸边的草。

这时，我听见岸上有人使劲喊：“快救人哪，有人落水了！”是

一个矮一点儿的小男孩。

我浑身湿淋淋地爬上了岸，和他一起喊：“快救人啊！”

远处有人跑来了，望着水面问我：“哪儿呢？”

水面上已经没有了黑眼睛男孩儿的影子，浪花和水泡也没有了，只有一圈一圈的涟漪。我指着刚才男孩儿落水的地方，结结巴巴地说：“就在那儿，刚才我下去救他，没救上来。”说完，我立刻感到十分羞愧，幸亏没人注意。

岸上的人越来越多，几个人下了水，憋着气，沉到水里去摸。摸了一会儿，头露出水面喘息着说：“看不清楚，湖底的淤泥太多。”

划船的人也过来了，有的人还找来了鱼网。河里的人、岸上的人都叫叫嚷嚷，显得十分紧张。

我惊慌失措地站在岸边，眼巴巴地望着水面。一个老大爷按着我的肩膀说：“还不回家换衣服？”

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脑子里老是浮现出那男孩儿，那双怨恨的黑眼睛好像一直在盯着我背后，看得我心里毛毛的。我安慰自己：“也许他不会死，我刚一走，别人就把他救上来。”

我们家在公园附近的旧房区，离湖边很近。

我在家里换衣，听见窗外有人嚷嚷：“湖里又淹死了人，是个孩子，他妈在湖边哭。”

我妈从外面进来，自言自语说：“又淹死一个孩子，真可惜。”她说，又嘱咐我：“你可不许到湖里去游泳，听说那湖里老淹死人，有死鬼的冤魂，要找替身。”

我转身向外走。我妈拦住说：“到哪儿去？是不是又想去看热闹？老老实实给我在家里做作业，都快上初三了，还老到处疯跑。”

就这样，一直到傍晚，我才又到了湖边。

湖边的人早都散了，夕阳的余光照在芦苇上，照在那棵歪脖老柳树上。岸边的草乱乱的，被人踩了许多脚。还有一块破塑料布歪歪斜斜地堆在地上。

我看见两个老头提着鸟笼，坐在石头上聊天儿，就挪到跟前，别别扭扭地问：“那个掉在水里的小男孩儿被救上来了吗？”



高个儿老头儿看也不看我，只看着他的鸟笼说：“这会儿还想救上来？早淹死了。”

矮个儿老头儿说：“人倒是捞上来了，可是早不行了，做了半天人工呼吸也不管用。你看那堆塑料布，”他向那边一努嘴，“就是盖尸首用的。”

我嗷嗷着：“尸首运到哪儿去了？”

高个儿老头儿说：“哪儿去了？用小棺材运走了呗。”

“不是吧？像是来的救护车，是放在担架上。”矮个儿老头儿迷惑地说。

“没错，是小棺材，长长方方的。”高个儿老头儿说。

矮个儿老头儿望着平静的湖水说：“这个地方是有点儿邪门儿，今年淹死两个了。”

高个儿老头儿皱着眉头说：“嗯，有水鬼，今儿个淹死的那个男孩，就是被水鬼拖下去的，听说是水鬼变成小孩儿，在水里向他招手，叫他过去一会儿。他这一过去，可就糟了，被水鬼一下子拖下水。”

我心里乱糟糟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口小棺材，一口漆黑的小棺材，好像在水面上漂，小棺材里躺着黑眼睛男孩儿……

我睁大眼睛使劲向湖里看，那儿什么也没有，绿色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似烟似雾的东西。

我赶快离开了湖边，我老是觉得后面有东西跟着我。回头一看，又什么也没有。我对自己说：“其实即使我真的去救那男孩，也不一定管用。再说我也不是不想救他，我是回到岸上去叫人。”

虽这样想，可是那双怨恨的黑眼睛老是在我眼前晃，那眼光好像在说：你不用解释，你是个胆小鬼。我脑子里晕晕乎乎的，我眼睛涩涩的，好像蒙上一层雾，一层灰蓝色的雾。

我好像看见黑眼睛男孩儿漂浮在水里，他轻轻地晃动，向我漂过来，伸出来一只软软的、湿乎乎的手。

我心里叫苦：“糟了，那幻觉又来了。”我使劲揉揉眼睛，幻觉消失了，我前面根本没有什么男孩儿和手，只是一团团乱树枝。我走错了方向，绕到湖边的树林里……

晚上，我饭吃得很少，只吃了半碗米饭。

妈妈望着我奇怪地问：“怎么啦？是不是感冒了？吃得这样少？”

爸爸说：“没事，晚上吃得少对身体有好处。报纸上说，最好只吃七八成饱。”

妈妈说：“不对，我看他好像有心事。”说着，又像想起了什么，皱着眉头说：“对，小东，刚才你出去时，有个孩子找你。”

“是我们同学？”

“不是，不像是你同学。是个小孩子，没见过的。”妈妈说着，又疑疑惑惑地自语，“那孩子好像浑身湿淋淋的，就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我吓了一跳，忙问：“那孩子长得什么样？是不是眼睛特别黑？个子比我矮一头？”

妈妈说：“外面黑灯瞎火的，我哪儿看得清楚？这孩子真是怪，怎么也不进来，偏偏站在楼梯拐弯漆黑的地方，我看他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

我心里打鼓地问：“他都说什么了？”

“我正问他有什么事，屋里电话铃响了，我接完电话出来，那孩子就没影了。”

爸爸一边看报纸，一边不在意地说：“唉，现在的孩子，都神出鬼没的，叫人捉摸不定。”

妈妈又说：“人没影了，可丢了个东西在楼梯上。”

“什么东西？”

“一个破鱼网，带着一股腥味，我把那玩意儿扔在院子里了。”

破鱼网？我心里一紧，忙问：“放在院子什么地方？”

“瞧你，就跟丢了魂儿似的，扔到垃圾桶旁边了。”

我放下饭碗就往院子里跑，我特别想马上看到那件东西。我想，一定是我疑神疑鬼，找我的根本不可能是黑眼睛男孩，我只要看看他放在院子里的东西就清楚了。

垃圾桶就在我们楼的左边，这儿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犄角旮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垃圾桶旁边的角落里有一堆黑乎乎



的东西。我走过去一看，好像是一团纱网，用手一摸湿漉漉的。我心里一哆嗦：“可别是我做的那张鱼网。”

我拿着它，到楼边上有亮光的地方去看。借着楼房的窗子里射出的昏黄的亮光，我看清楚了，就是我今天下午到湖边带去的那个网子。

我把它丢在湖边，是谁把它送来的？难道是那个黑眼睛男孩儿？

“不可能，绝不可能。他已经死了，被装在小棺材里面运走了。”

我突然感到十分恐惧，背后冷飕飕的，好像有人在向我的脖子吹气，还有一种“唆唆”的声音。我惊恐地回过头去，又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唆唆”的声音还在响，还有凉气不断地吹来，而且变成了一股热乎乎的气流。

我吓得刚要跑，一抬头，才发现我前面的窗子上面，一台空调机在转动，风正从那里吹来。

原来是我自己吓唬自己，真是一场虚惊。

天黑漆漆的，没有星星和月亮。空气闷热，远处隐隐传来了雷声，要下雨了。我把破鱼网往垃圾桶上一丢，心慌意乱地往家走，脑子里还在想着：“这网子是黑眼睛男孩儿送来的？绝不可能，他已经被淹死了。可那又是谁呢？”

二、雨夜中的冷藏车

半夜里，我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小屋子里，被噩梦惊醒了。我头上湿漉漉的，连枕巾都被冷汗浸湿了。

我又梦见自己在湖边捞鱼，我的四周全是雾，灰蓝色的雾。我

几乎被雾气包围了，湖里还起了风浪。那浪花怎么是黑色的？应该是白色的才对。啊！那不是黑色的浪花，那是一大撮黑色的头发，漂在水中的头发！从水里冒出了一个人，是黑眼睛男孩儿。他全身都湿漉漉的，手里拿着那张破鱼网，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冷冷地说：“你把鱼网落在这里了，你快过来，我好还给你。”

我心想：“我可别过去，他会把我拉下水的。”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竟不由自主地到了他的身边。黑眼睛男孩儿猛然伸手抓住了我，冷冷地笑着将我往湖水里拉。我拼命地挣扎，可身体还是往黑色的水面下沉。

水淹没了我的嘴和眼睛，我使劲叫喊……

“轰隆——”，我从梦中惊醒了。

窗外响起了沉闷的雷声，还有蓝色的闪电。要下雨了，凉凉的夜风从窗外吹进来，还带着小雨星儿。

我忘记关窗子了。风越来越大，更多的小雨点儿被吹了进来。

我急忙下地去关窗户。我走到窗边时，外面的小雨已“沙沙”地下起来。我无意中向窗外望了一眼，看到了一幅十分令人惊悚的景象。

我们家住在二楼，从窗子里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胡同。紧挨着我们院子有一孤零零的三层小楼，被一座灰砖墙的小院包围着。楼房很旧，是那种大屋顶式的建筑，被一些高大的杨树遮掩着，使人看不清它的面目。灰色的墙头除去长满了荒草之外，还架着生锈的铁丝网。

这个院落在我们眼里一直是很神秘的。它的两扇大门终日关着，好像很少看见它打开。我记得还是在小学二年级时，倒是偶尔看见过一个全身黑衣服的女人，从院子里出来过。后来听说那个女人在楼里上吊自杀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住过。听人说，这房子太老，又死过人，阴气太重，谁住着谁倒霉。

这事我妈听胡同口卖雪糕的老太太说的，我妈又和我爸说了。

我爸说：“甭信那个，哪座老房子没死过人？”

我妈说：“那死法还不一样呢。那女人上吊是凶死，总要找



替身的。”我妈说这个,当时我还没在意,现在,却突然想起来了这件事情。我有点儿惊慌失措地想着:“那黑眼睛男孩也是凶死,他会找替身吗?可别找我。”

我有点儿恨那些说闹鬼的人,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是糊涂虫,连我妈也是糊涂虫,世界上根本没鬼。

可是我还是害怕,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外面雷雨交加的时刻,我竟然看到这样让人恐怖的景象:胡同里亮着一两盏昏黄的路灯,夜风吹得树影鬼祟祟地晃动,仿佛路灯也跟着晃动起来。天空不时亮起的闪电,把湿漉漉的胡同照得暗蓝暗蓝的,仿佛飘浮着一层蓝色的雾气。

我惊奇地看见,那座旧楼的大门口,停着一辆小冷藏车。一个披着黑色雨衣的人从车上下来,正用钥匙打开大门,看来有人要搬到这所空楼里来了。可为什么在半夜里搬家?又为什么要冒着雨搬?

我感到十分惊愕。

披着黑雨衣的人背对着我,身子紧贴着门,好像换了一把又一把钥匙,还是打不开门。

我突然想起,他根本打不开门,因为,那门上的锁被火柴棍儿塞住了。那火柴是我塞的。我们班同学刘力教给我一个对付锁里火柴棍的办法,他说:“如果有人往你们家的锁里面塞了火柴棍,你又弄不出来,你可以往锁眼儿里面倒一些汽油,再用打火机一烧,里面的火柴棍儿就会烧成了灰,锁就很容易打开了。”我想试试他的办法灵不灵,于是就往锁眼儿里面塞了火柴。没想到,我刚塞完了火柴棍,便有人经过,我慌忙走开。后来把这事忘了,火柴棍儿一直塞在锁眼儿里面。

现在,外面雨在沙沙地下,披黑雨衣的人还在那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开着门锁。我想,应该去告诉他,那锁里面被塞上东西了。

我穿好鞋子,摸着黑儿悄悄地推开了小屋的门,穿过门厅溜了出去。外面还下着雨,但是已经小多了,变成了淅淅沥沥的细雨。

我出了院子,胡同里好像也比刚才亮一些,但是暗蓝色的雾

更浓了，前面那辆汽车和披黑色雨衣的人好像浮在雾气中。

那人低头在门前开锁，嘴里嘟嘟囔囔，他的声音很特别，就像在嘴里嚼着什么东西。从背后望去，他的个子好像很高，很瘦。他的背后似乎长着眼睛，还没等我走近，他倏地回过头来，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也许是雾气，也许是灯光的照射，我觉得这个人的脸色惨白惨白，白得有点儿叫人害怕。还有他的眼睛，也是阴冷阴冷，直勾勾的。

我结巴着告诉他：“那锁眼儿塞着火、火柴，所以打、打不开。”

我的话刚说完，便吃惊地张大了嘴。我看见他的手里拿着掰开的锁，那锁似乎不是用钥匙打开的，而是被歪歪斜斜地撬开的。

他手里没有任何工具，难道是用手掰开的？

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根本就没有钥匙。他是偷偷摸摸来的，也许他是小偷儿。不然他怎么会半夜里来，而且专门找的是下雨天。

我不由得更紧张起来。“你把锁撬开了？”我不由自主地问。

他仍然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冰冷的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

“既然用不着我帮忙，那我就回去了。”我吞吞吐吐地说，一边慢慢地向后退。

我转过身去，急急忙忙往家里走，我恐怕他会追上来。我想好了，他要是真的追上来，我就回手给他一拳，然后大喊抓坏人。

我的背后没有声音，走到了院门口，回头看时，他还站在原来的地方，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我进了院子，假装把院门关上，心里却想着：“他如果是坏人，我还真不能放过他。”我悄悄地把门拉开了一道缝，歪着脑袋向外看。

外面雨又下起来了，细细密密地形成了一道雨雾，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听见有大铁门“吱扭吱扭”的响声，接着是汽车启动的声音。

我赶快推开门探出头去看，旧楼的院门打开了，那辆小冷藏车正慢慢地开了进去。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驱使着我，我竟冒冒失失地跑了过去，跑到那院子的门口，从敞开的大铁门向里面看。

院子里，黑乎乎的楼矗立在当中，被黑乎乎的高大杨树包围着，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怪兽。黑暗中，小冷藏车慢慢地向楼前行驶，只亮着一盏小小的尾灯。

我往前走了一步，想看得清楚些，不知不觉地进到大门里面来了。

汽车的马达声还在突突地响着，车门突然打开，披黑色雨衣的人一下子从车门里跳了出来，我吓得赶忙闪到一边。

糟糕，披黑色雨衣的人向着大门走来了。我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大门旁边的墙壁，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他步子急匆匆的，离我越来越近，我以为被他发现了，刚要找个借口，不料他却径直向大门走去，把大门从里面锁上。

我被锁在大门里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身体贴着湿漉漉的墙壁，墙头上的雨水滴到我的脖子里，凉飕飕的。

雨已经停了，而天空还阴沉沉的。汽车的马达声停止了，院子里静静的，只有从房檐上掉下来的水滴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

汽车尾部的小红灯暗了下来，院子里陷入了一片漆黑。

我的眼睛很快适应了，周围的一切都是暗蓝暗蓝的，那神秘的楼、周围高大杨树的轮廓，渐渐地在黑暗中显现出来。

可是披黑雨衣人的身影不见了，他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我顾不得后背已经湿透，身子紧紧地贴着墙壁，睁大眼睛使劲寻找。我听见楼门门锁拧动的声音，好像是他打开了楼门。凑巧，这时候月亮从云隙里露出了一小块，把淡淡的光泽洒下来，也照亮了旧楼前面的一小片地面，照亮了斑驳树影中的小冷藏车。那冷藏车是银白色的。

我终于发现了披黑雨衣人，他长长的影子映在湿漉漉的地上，正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楼台阶向着冷藏车的方向，无声无息地移来。披黑雨衣人到了冷藏车后边，停住了脚步，四下张望，似乎发现了什么异常。

我把身体在墙上贴得更紧，整个躲在阴影里面。

披黑雨衣的人终于走到冷藏车边，打开了后面的车门。我睁大眼睛使劲儿注视。他从冷藏车里拖出了一个长长的东西。

是箱子吗？

不像，箱子没有这样长。

清冷的月光洒在了上面，那东西完整的轮廓，清晰地展现出来。

我的心突然剧跳起来，几乎要从喉咙口里蹦出。

那是一口棺材！

一口并不大的棺材。

这样的棺材只能用来装小孩。

小孩！

我的脑子里突然浮现出黑眼睛男孩的影子。

湖边的高个儿胖老头说过，黑眼睛男孩就是用小棺材运走的。

我突然感到特别恐惧。我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令人讨厌的幻觉：灰蓝色的雾，眼前是一片飘浮着的雾。黑眼睛男孩正站在那儿，浑身湿漉漉的，默默无语地望着我。他的表情那么忧伤，手里提着我丢下的破鱼网子。咦？他的背后好像还有一个东西。

一个黑糊糊的、比他个子稍矮一点儿的東西，躲在黑眼睛男孩的阴影里，看不清它的面目，但它是那么令人感到可怕。它那模糊不清的脸仿佛在阴影中蠕动，使你感觉到它在暗中正“咯吱咯吱”嚼着牙齿。

“那是什么呢？”我惊恐地想，正想看得再仔细些，幻觉消失了。

我听见“咯吱”一声，披黑雨衣的人已经把那口小棺材从冷藏车上拉出来，他把耳朵贴在棺材上听着，低声地自言自语：“好好睡吧，你的全身都湿了，你在水里泡了那么长时间，至少应该晒一晒，才放到这里。”

他沙哑的声音飘过来，送到了我的耳朵里。我突然感到浑身特别冰冷，手脚似乎都有些麻木。

啊，这小棺材里的，是个被淹死的孩子。

黑眼睛男孩就是被淹死的，这里面一定是他。他被披黑雨衣的人运到这里来了，运到我家窗子旁边的院子里了。

他到这儿来干吗？

暗蓝色的夜色中，披黑雨衣的人已经用肩膀扛起了小棺材，向着楼门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还嘟嘟囔囔：“放乖一些，你不要动。早晚要放你出来的，但现在不能，现在要放你出来，你会吃人的。不许乱动，听见没有？”他的另一只手敲着棺材。

小棺材里真的有东西在动。

“沙啦沙啦”，像是小手挠棺材板的声音。

“沙啦沙啦”，抓木板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特别清晰。

啊，那棺材里的孩子会动！

我惊恐地几乎叫出声来，我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披黑雨衣的人用肩膀扛着小棺材，一步步迈上台阶，向黑暗中走。

我正要跟过去，楼前面的小冷藏车却突然开始慢慢地向后退，一直向着大门口退过来。

车怎么会自己走？我呆呆地看着，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小冷藏车越来越近，我急忙闪到一边。我突然醒悟：“除去披黑雨衣的人，这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果然，另一侧的车门打开了。由于车身挡住我的视线，我只看见了两条腿。

我看他打开了大门，又回到了车上。但他长得什么样，我一点儿也没看见。冷藏车慢慢地退向大门外，趁这个机会，我急忙侧身，飞快地从冷藏车旁边窜出了大门。

在车上的人还没有发现我以前，我溜着墙边，急忙跑向自己家的院子。躲进家门，我再探头向外望时，那辆小冷藏车已经亮着灯，向着胡同口的方向飞快地开去。

我悄悄地上了楼，推开屋门，房间里静静的，爸爸、妈妈都还在睡觉。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的脑子里很混乱，怎么也理不清刚才发生的事情。总觉得一切都特别奇怪，尤其是那个披黑色雨衣的人，还有那个里面发出挠动声音的小棺材。

我躺不住了，一次又一次地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看窗外的胡同。胡同里静静的，再也没有车辆出现。旁边那座楼门也静静

的，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一切都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黑夜慢慢地过去，外面的光线渐渐地变亮了，能够看清楚胡同里湿漉漉的地面、湿漉漉的屋檐、湿漉漉的树木。胡同里终于出现了第一个人影，是骑自行车送报纸的。

这时候我才感到特别困，躺到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早上，我睁开眼睛时，天已经完全大亮，一抹通红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照着我床旁边的墙上，照在乔丹钩手投篮的广告画上。

我听见爸爸在外屋说：“都这么晚了，这孩子还没起床，真够懒的。”

“今天是星期六，反正也不上学，让他多睡一会儿，我看他昨天好像有些不舒服。”妈妈说。

我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都快九点钟了。我急忙从床上跳起来，第一个反应便是想去看旁边那院子。我探头向窗外看，一辆大卡车正停在旁边旧楼的大门口。

哦，又来了一辆大卡车。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旧楼里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我急匆匆穿好衣服和鞋子，向屋外面跑。

我听见妈妈叫：“没刷牙没洗脸，又到哪儿去？”

“我到外面跑步去。”我含糊地说，跑出了屋门。

胡同里面，一辆装满家具的大卡车停在了那座大门前。

大门敞开，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灰色的旧楼、湿漉漉的高大杨树、楼前的水泥地面。一个矮胖子，正指挥着搬家公司的工人把大卡车上的家具卸下来。

这个矮胖子脸圆圆的，脸盘儿很大也很红润，看他年纪有四十来岁，却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模样。他四肢也很短，圆乎乎的，显得十分好玩。

“你们休息，吸根烟，让我去把楼门打开。”矮胖子笑眯眯地拿出一盒烟卷儿，一根一根地递给搬家公司的工人。然后他不慌不忙迈着重腿，向院子里走去。

我忙跟上去，叫住他说：“您是搬到这儿来住的？”